

2003年度央视第一部社会问题剧

本书所讲述的精彩故事奠定了

同名电视剧的创作基础



公民良心

◎吕宏强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3年度央视第一部社会问题剧
本书所讲述的精彩故事奠定了同名
电视剧的创作基础

公民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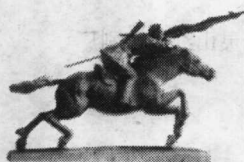
◎吕宏强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公民良心

吕宏强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民良心/吕宏强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12
ISBN 7-5033-1598-9

I. 公…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410 号

书 名: 公民良心

作 者: 吕宏强

责任编辑: 祁周虹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wyph.com>

E-mail: jfwyph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78 千字

印 张: 14.125

印 数: 1-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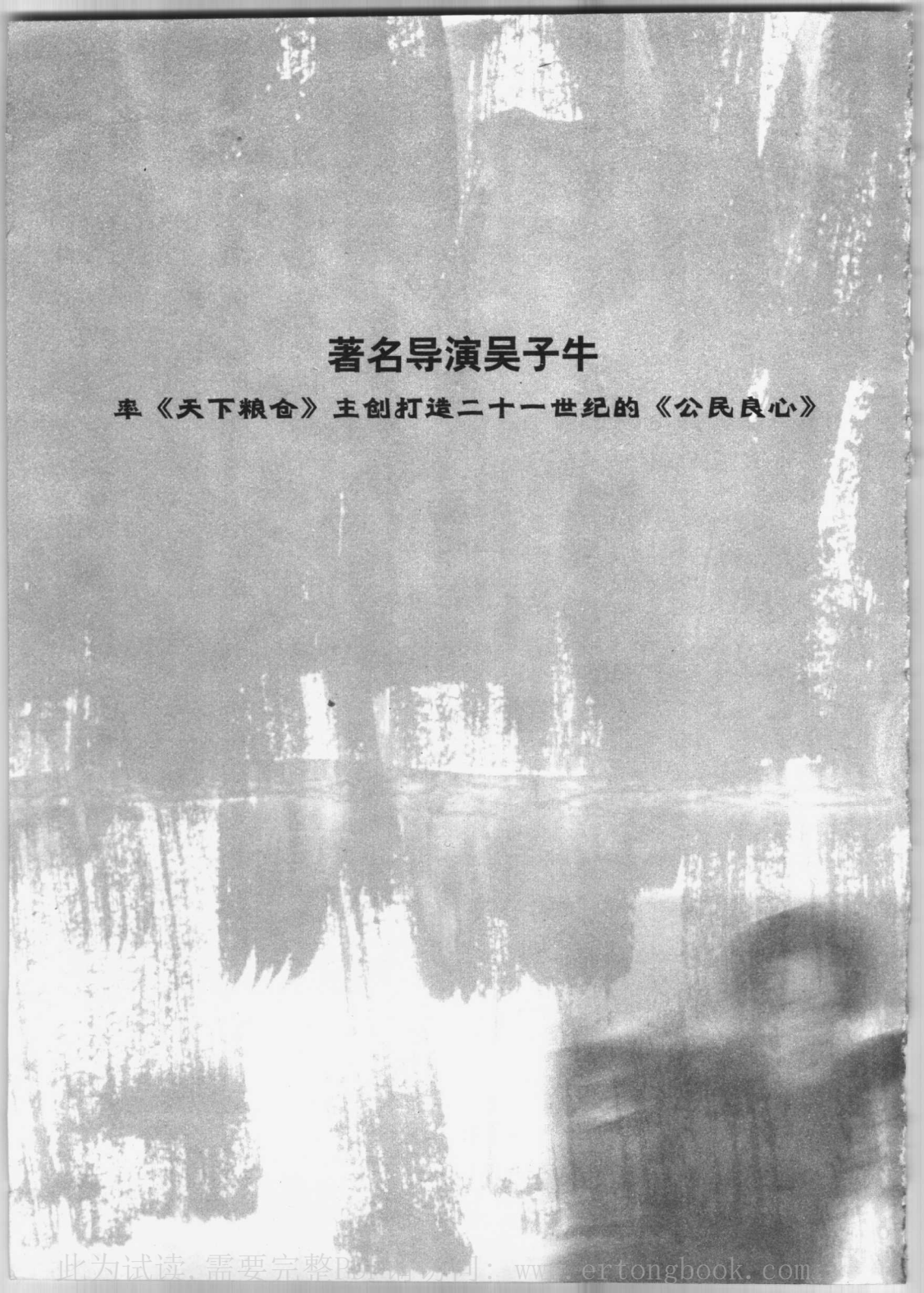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598-9/I·1281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著名导演吴子牛

率《天下粮仓》主创打造二十一世纪的《公民良心》

第一章

他又来到了那片笼罩在黑夜中的旷野。凄冽的风撕扯着枯树的枝条,发出阵阵狼嚎般的幽叫。电闪雷鸣间,一缕白色撬开了混沌的天地。这白色跳跃着,奔腾着,化作滔天的巨浪扑面而来。一个幼小的男孩艰难地爬上在浊浪中的东摇西晃的老树,紧紧地抱着树枝。浊浪卷起层层旋涡,旋涡中央,一个女人的手挣扎着伸向天空。瞬间,旋涡吞噬了一切,只有男孩绝望的哭喊声刺破黑夜里排浪的喧嚣,回荡在耳旁。湍急的旋涡中渐渐渗出一团血红,血红的水浸润着,四周的一切都不可挽救地向旋涡中往下沉落。

冯大年从噩梦中醒来,他使劲地摇晃着脑袋,好似要把这挥之不去的一幕甩掉似的。他扭头看看放在床头柜上的闹钟,时针指向下午五点,这才想起今天是去工地上班的第一天。他翻身下床,胡乱擦了把脸,拿了块中午剩下的馒头一边吃一边急匆匆地向外走去。

水流湍急的风凌江如一条与海门市嬉戏的巨蟒,将城市围绕半匝后,拖着长长的尾巴蜿蜒向前。平日里江水是安静温顺的,只是到了夏秋两季雨水充足时,江水便咆哮着,如遭到袭击的惊蟒,发出“隆隆”巨响,愤怒地冲打着岩石,冲向江岸。在遭遇了二十世纪末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后,一条防洪大堤将耸立于城市一侧,护佑着海门市和松江平原的安全。

冯大年驾着崭新的“东风牌”大卡车上路了,他要参加的正是这条

防洪大堤的基础建设。这个从武警部队退伍的老兵脾气有点倔，为这他没少吃亏，可就是改不了。工厂下岗后，他贷款买了辆车，托关系才找到这份修防洪大堤的差事。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心里自然是充满喜悦。他将车载收音机打开，卡车载着欢歌笑语一路向江岸驶去。

防洪大堤如一位当关的勇夫横卧在风凌江侧，滔滔的江水沿江堤外侧奔腾而过。各式各样的筑堤设备在这里集结、忙碌着，偌大的工地上无数的汽车、推土机在匆忙地轰鸣着奔跑。各色彩旗迎风招展，大喇叭里播送着来自工地的新闻稿件，江堤工地上显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冯大年一时竟找不到自己要去的的地方。他停下车探出头来，向在路旁擦洗汽车的一位青年问道：“师傅，拉沉箱往哪边走？”

正在塑料桶里洗抹布的顺子抬头看了看冯大年：“你是问预制沉箱的地方，还是填装沉箱的地方？”

冯大年挠了挠头，为难地说：“我是头天来干活，不知道是哪个？”

“噢，新来的。”顺子一副老成的样子说道，“这样吧，你往前走五百米，再向左拐个弯，拉沉箱的车都在那儿集合。”冯大年连忙道谢。他在车里点了支烟，顺手将火柴棒扔到车外，无意识地向空中看去。

一辆吊车轻舒长臂地将一个两米见方的水泥箱轻轻抓起，缓缓地向这边移来。“不好！”只见吊水泥箱的钢丝绳在一股一股地断裂。冯大年心里一阵发紧，而在水泥箱下方，顺子哼着小曲仍专心致志地在水桶里涮着拖把。

“喂，下面的人快跑，钢丝绳要断了！”冯大年冲着顺子大声喊着，却不见顺子有丝毫反应。眼见钢丝绳断裂的节奏已在加快，冯大年敏捷地绕过工地上的杂物，如脱缰的烈马向顺子奔去。在飞身跃起将顺子推开的同时，自己也顺着惯性向一边滚去。

水泥箱蓦然砸下，冯大年从地上爬起来，关切地扶起顺子。顺子被眼前的一切吓蒙了，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看见眼前的水管、塑料桶已被水泥箱砸得粉碎，水泥箱也面目全非地歪在一侧。顺子心有余悸地长舒了口气说：“师傅，幸亏你推了我一把，要不我非给砸成肉

饼不可。”

冯大年为顺子拍拍身上的尘土：“没事就好。”继而抬头看看吊车纳闷道，“这吊车司机是怎么干活的？”

吊车驾驶室里，惊魂未定的老王师傅目瞪口呆地望着地面发生的一切，他颤颤巍巍地从吊车驾驶室里下来：“没伤着人吧？”

一见老王师傅，顺子心里的火不打一处来，张口吼道：“没长眼啊，老王，你是不是想要我的小命？”

见顺子安然无恙，老王师傅仰天长叹：“谢天谢地，没伤着人。”

“伤着人你就惨了！吊这么大的东西，钢丝绳你检查了没有？”冯大年冲着老王师傅质问着。老王师傅没有搭理冯大年，径直走到已摔成几块的水泥箱前，拿起钢丝绳认真地查看。面前这位肇事老师傅的态度令冯大年非常费解，他拉着老王师傅将他推到顺子面前：“还不快给人家道个歉？”

老王师傅好像没有看见顺子一般，只是木然地喃喃自语：“这活是干不成了，这是要我的老命啊！”说着将钢丝绳举到冯大年和顺子面前，“昨天才新换的钢丝绳，今天就断了。你们看看，这么多股都是齐头断的，这是有人在搞鬼陷害我呀。”

冯大年凑过去看了看钢丝绳，钢丝绳的断裂处有五分之三呈现出被利器割过的痕迹：“陷害你？这工地上有你的仇人？”

老王师傅无奈地拍一把大腿，抱头蹲在了地上。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急速地行驶在郊区的公路上。一个矮胖的中年人一只胳膊搭在敞开的车窗上，扯着大嗓门在打手机：“是，我是赵阿大……不行，改天再说，现在电视台要在我们工地采访我，好，好。”他潇洒地合上手机，对司机说道，“开快点。白板。”

四十出头的赵阿大进城已经有十多年了，从衣着上已完全融入城市成功人士一族，只是手上、脖子上戴着那些造型夸张的金器充分暴露出他“暴富”的一面。赵阿大的脸上永远挂着谦卑的微笑，凭着这微笑他从小木匠开始，现已成为四方建筑公司的总经理。眼

下他正在干着自己人生最大的、也是最风光的一件事——承建风凌江防洪大堤。

白板打从三年前就跟赵阿大走南闯北，现在已是赵阿大的心腹。只见他打了一把方向盘，谄媚地冲赵阿大一笑：“头，东鹏夜总会来了几个俄罗斯小姐，要不要晚上去潇洒一下？”

赵阿大不屑地撇嘴：“什么俄罗斯的，全是新疆的冒牌货。”

“看来，您是潇洒过了。”白板坏笑着按了下喇叭把车开进大堤。

大堤上，“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打造百年优质工程”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各式车辆往来穿梭，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几位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现场采访。女主持人手持话筒对着镜头说道：“观众朋友们，‘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打造百年优质工程’是风凌江防洪大堤建设者们喊出的口号……”

“不对，应该是我们赵经理喊出的口号。”站在一旁的白板不满地小声纠正道。

女主持人没有理会白板，只是将话筒换了只手接着说道：“下面请四方建筑公司经理，风凌江防洪大堤承建商赵阿大给观众朋友们讲几句话。”

对这次采访赵阿大显然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整整领带，又清清嗓子，刚要张嘴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将双手叠放在腹前，冲着摄像机一笑，这才开了腔：“海门市的父老乡亲们，我这是头一回上电视，紧张得两腿直打哆嗦，准备好的词也都忘了。”

听他如此一说，周围围观的工人们发出了一阵哄笑。赵阿大语调一变，颇具气概地接着说：“但是有一句话我没忘，那就是风凌江防洪大堤保护着海门市和松江平原一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要是做不好，就是千古罪人。”说到这里，他将手向前一挥，继续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是我们的口号，‘打造百年优质工程’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在这里请党放心，请人民放心……”

就在赵阿大慷慨陈词时，一名男子匆匆走过来在白板跟前耳语一番。白板闻言脸色一沉，对那男子悄声说道：“妈的，你先去，我马

上就到。”

骄阳下，空气中散发着燃烧似的气息。许多灰暗的、轮廓朦胧的云片，悠闲地浮在苍蓝的天上。尽管有江风不断吹拂过来，仍不能驱走令人烦闷的暑热。岸边工地上，一条刚修好的临时道路上十几辆大卡车一字排开，司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打牌，或闲聊，也有人躺在驾驶室睡起觉来。顺子一路寻来，看见正在检查车况的冯大年便走过来：“哥儿们，借个火。”

冯大年将两只沾满油污的手抬起，努了努嘴示意顺子在自己裤兜里掏。顺子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串漂亮的烟圈。他将头凑到车窗里看了看，羡慕地拍拍车身：“还是辆新家伙。”又低头看看冯大年穿的武警裤子问道：“哥儿们当过兵？”

“武警。”

“我叫刘顺子，大家伙都叫我顺子。刚才你救了我一把，咱哥俩就是生死之交了。你初来乍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吱声。”

冯大年憨憨地一笑，擦干净手取出烟扔给顺子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说：“我叫冯大年，工地上有什么不懂的规矩，多给说道说道。”

顺子把冯大年给的烟夹到耳朵上，一副经事练达的样子：“有啥不明白的事，你尽管问。”

“我们都来了快两个小时了，怎么还不让干活？”冯大年看看手表和四周懒散的人们，对躺在地上休息的顺子问道。

“活是夜里干，你不知道？”

“大白天不干活，非得扛到夜里干，为什么？”

顺子欲言又止：“……你初来乍到，我给你提个醒。在这工地上只干你该干的活，其他的事少问。”

冯大年点点头，问顺子：“说先拉一个月的沉箱，什么叫沉箱？”

顺子指着不远处两米见方的水泥箱说：“沉箱就是那些水泥箱子，也叫沉井。里面装满钢渣和混凝土，并排放到水里，再用钢筋拉在一起和堤岸的平台连为一体，这样就形成一道抗击涌潮和洪水的

MA641/02

墙壁。”

“这么说沉箱是整个大堤的支撑点和基础。”冯大年恍然大悟，他兴奋地摸摸顺子，“这办法是谁想的？比以前修五十年一遇的大堤主意高多了。”

“管他谁想的。走，我车上有酒，喝两口，闷一觉，晚上好干活。”

冯大年没有接受邀请，自语道：“等到夜里再干活，不是耽误事吗？我们应该找工头说说。”

顺子闻言不觉一惊，连忙阻拦道：“我说哥儿们，你可别去找事，到时吃不了兜着走。”

说话间，不远处停放工程车的地方发出一阵骚动，冯大年向那边看去：“好像是在打架，走，看看去。”

“又是白板一伙。”顺子见怪不怪地说。

工地一角，老王师傅被一个男人摁住，两个打手模样的人冲着老王师傅挥舞拳脚，白板抡起手中的铁棍向老王师傅击去。

冯大年赶到，他看到围观的人们如同木雕泥塑，心中不觉一凉。如今的人们是怎么了，眼看着老王师傅倒在地上，却连一句话都不敢说？他强压着心头蹿起的怒火，厉声质问：“为什么打人？”

尾随而来的顺子拽住冯大年，示意他不要和这些人较真。冯大年并不理会顺子的提醒，伸手便将白板手中的铁棍夺下，愤怒的眼光一直逼视着白板。白板上下打量着冯大年，露出一丝冷笑：“妈的，驴槽里多出个马嘴。”说着举起铁棍向冯大年挥去。

面对砸下的铁棍，冯大年毫无惧色，只是轻舒手臂，微笑着将铁棍折弯。沉寂的人群突然复活了，人们向冯大年投去钦佩的目光。

被打的老王师傅跌跌撞撞地抱住冯大年，哀求道：“求求你了，千万别动手。”

众目睽睽之下，白板正愁不知如何下台，见老王师傅过来便骂骂咧咧道：“若是再多管闲事，就挑了你的脚筋！”说罢转身离去。

看着他们的背影，冯大年低声问顺子：“这帮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横？”

“还能有谁，白板，赵老板的大马仔。”

夜里，几道光柱在黑暗的水面上来回地晃动着。一条死河边，几名工地保安来往穿梭，指挥着开到这里的一辆辆卡车。待司机们将车停好，保安们便吆喝大家：“都到工房去休息了。快走，快走。”

司机们来到一个简陋的工棚里休息，他们三三两两散坐在房间里休息、聊天，有的人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扑克。被这一切搞得莫名其妙的冯大年凑到顺子跟前：“你说保安为什么把大家强行赶到这儿，不许参与装沉箱？”

顺子向四周看了看，压低了嗓门说：“你喊什么，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事，你就别知道。再说，他们给咱装好了沉箱，咱不更省事。走，‘飘三叶’去，这儿玩大玩小没人管。”

“我不会玩儿。”

“那就看看我的手气如何。”顺子说完一头扎进打牌的人堆。

冯大年点了支烟，他想了想便向大门外走去。门外一片荒凉，除了望不穿的黑影和叫不破的寂静外，一无所有。冯大年掐灭手中的烟蒂，绕过几棵矮树，拨开灌木丛，蹑手蹑脚地循着声音向死河边摸去。

这是一条污泥沉淤的死河，它灰暗的河床被太阳晒得结成硬皮，龟裂成很深的沟纹。隐藏在灌木丛中的抽泥机发出低沉的轰响，两条粗大的管子从河岸那些嶙峋的石块间插向河床深处，颤抖着将污泥抽出灌进卡车的沉箱里。

冯大年心里一惊，他记得顺子说沉箱里装的是钢渣和混凝土，怎么换成烂泥了？！他正准备起身，突听有人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不觉止住了脚步。

一位司机不知从何处跑了过来，他径直冲向抽泥机，对着操作工喊道。正在一旁指挥装车的白板飞步上前，一把将司机揪了过来，低声吼道：“你不在休息室好好呆着，跑进来干啥？”

司机竭力甩掉白板抓住自己的手，质问道：“你们为什么要给沉

箱里装烂泥，这不是昧着良心做伤天害理的事吗？”

白板揉了揉司机一把：“叫你少管闲事，车装好了有人叫你，滚！”

“你怎么张口就骂人？我的车不允许你们装烂泥，我要求退出工地。”司机说着走到自己的车前准备将车开走。

白板示意手下冲上去拦住司机，他一步三晃地走了过去：“退出？行。但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说罢向手下挥了挥手。

一个打手持木棍冲过来，一棍子就将司机卡车的大灯捅碎。司机见状大叫一声，愤怒地扑上前去要夺回棍子，又有两个打手冲了过来，将他死死扭住。

白板冲地上狠狠地啐了口唾沫，狞笑着：“给我打！”

冯大年一股怒气直冲上头顶，他正要冲出去，却被一双手将他按住。顺子使劲地按着挣扎着的冯大年，悄声说：“我就知道你一准跑这儿来了，千万别过去。”

远处如昼的灯光正透过浓密的树阴，斑斑点点地洒在冯大年身上。他攥紧拳头，竭力控制着内心的情绪，静观事态发展。

司机痛苦地弯着腰，抱着头。白板一把掀起司机的头发：“怎么样，很爽吧？你说你不会听话要耳朵干什么？”他扯住司机的耳朵指着沉箱问，“沉箱里面装的是什？”

司机倔强地扭过头，一言不发。

“看来你耳朵有问题，我帮你修理修理。”白板狞笑着伸出手，一旁的打手将匕首交给他。白板晃悠着匕首凑到瘦司机面前，“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沉箱里装的是什？”

慑于淫威，司机不情愿地回答：“钢渣、混凝土。”

金龙建筑工程公司总裁唐良生的办公室坐落在海门市标志性建筑——五十八层飞龙大厦的顶层。在这凌空绝顶的高度，透过宽大的落地窗俯瞰海门，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办公室虽然布置简洁，几幅名家字画、文物古董透着一股浓浓的高雅、渊博的文化气息。这种“不经意”所营造出来的气度，在企业家中是少有的。

唐良生是个事业上的成功男性，眉宇间写满了自信，脸上永远挂着谦和但又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高挑的身材匀称健美，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尤其是置身这个高度的办公室里，每每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征服欲和超然的主宰感。此时，唐良生就几个客人的要求，正在展纸泼墨：快乐本是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

一幅遒劲豪迈，自成一体的条幅赢得了众人的喝彩，人们赞道：“唐总裁的字真是名不虚传啊！”

唐良生拿过印章，头也没抬地说：“你们公司的开业典礼，我有事是去不了。这幅字给你们钱经理带回去，算是我的礼物。”

“唐总，恕我直言。”一位文员模样的女子说，“您这幅字里面好像有几个错别字？也许是我学识浅薄，不懂得您的书法……”

唐良生盖好章后将印章收好，微笑着冲那女子点点头：“说得对。不过，我这幅字的奥妙也就在这几个错别字里面。”看着众人不明就里的表情，他指着条幅娓娓道来：“‘快乐本是辛苦得’。这位小姐一定是发现我这‘辛’字下面多了一点，对不对？这一点是我故意添上去的。意思是说：‘快乐本自辛苦得’，那么辛苦就要多一点。”

听唐良生这么一讲，众人方才恍然大悟，纷纷点头称妙。

“下一句‘便宜多自吃亏来’。这里的多字又少了一点，那么这一点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了‘亏’字上。大家看看‘亏’字的折钩上是不是多了一点？我要说的意思是：便宜要少占一点，而亏要多吃一点。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做好，才能做大。”在众人的赞叹声中，唐良生转身坐到了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两句不成敬意的话送给你们新开业的宏大公司，也算是我唐良生为宏大公司未来的宏大发展进的一句良言。”

这时，秘书进来对唐良生讲有两位记者想采访他给福利院捐款的事。唐良生眉头一皱埋怨道：“不是给你交待过了，不要在报纸上对我进行个人宣传嘛。”

秘书忙解释道：“我说过了，可他们说您是人大代表更应该……”

“行了，每人包个红包，请他们走吧。”唐良生挥挥手不再言语。

众人识趣地收好字幅，向唐良生告辞。这时，四方建筑公司经理赵阿大夹着皮包出现在门口，他满脸含笑，谦恭地唤道：“唐总！”

“既然我把大堤工程转包给了你，你就得前后心都长上眼睛。否则出了事，大家的脸面都不好看。”唐良生随意翻看着一本书，语调轻缓却颇有分量地说。

“能出什么事，电视台的昨天还在工地上专门采访了我。”

“能出什么事？”唐良生愠怒地将手中的书放在桌子上，双肘支在桌子上，两手交叉在一起，颇为不满地说，“听说你的手下在工地上，不是收拾这个就是教训那个……”

赵阿大辩解：“不收拾不行啊。工地的管理跟公司不一样……”

“行了，你可别没事找事。工地必须是秩序井然，不得惹是生非。听文豪说，你对工地保护费的提高有点想法？”

“不是有想法，是文豪派到工地上的两个弟兄，把连接沉箱的钢筋偷了一车弄出去卖了。我就是专门来给您汇报这事的。”文豪是唐良生的心腹，对他的事赵阿大轻不得重不得，只好看着唐良生的脸色说话。

听赵阿大这么一说，唐良生叹了口气：“这些人也太不守规矩了，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他认真地对赵阿大说：“等我查清楚了，一定给你个交待。”

正说着，文豪推门而进对唐良生说：“唐总，东门‘哥儿们会’的老二搞定了。”

唐良生不紧不慢地问：“东西呢？”

文豪从包里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黑塑料袋说：“东门老二的两只手都在这袋子里，您要不要过目。”

唐良生做了制止的手势：“不用了，血淋淋的。”说着，他拍拍手中的书，一只体健毛亮的纯种斑点狗闻声颠颠地从里屋跑出来，一到唐良生面前便不停地摇着尾巴。唐良生溺爱地抚摸着斑点狗：“乖乖，今天你可有好骨头啃了。”

女秘书款款进来递给唐良生一摞稿件说：“唐总，书稿的第三章打印出来了。”

唐良生接过打印好的书稿，嘴角泛出了笑意。赵阿大故作惊讶地问唐良生：“怎么，您还在写《腐败论》？”

唐良生点点头：“你在这儿正好。我这《腐败论》第三章的题目是：《当性贿赂成为交易的砝码》。听说你曾经有几个工程就是通过‘银弹加肉弹’搞定的，你有发言权。”

赵阿大嘿嘿一笑：“唐总，打您要想写这本《腐败论》的那天起，我就认定了这本《腐败论》只要出笼，必定引起轰动。”

“又拍马屁了。”

“我这是真话。”赵阿大认真地说，“这书要让那些专家、学者写，肯定是大话、套话加屁话。您写就不同了……”

“你说说，不同在什么地方？”唐良生饶有兴趣地问道。

“您有生活啊，您是现身说法啊。这些年，您算是把官场给玩转了。那些贪官就跟您那狗一样，只要您给他一块骨头，他们立刻就向您摇头摆尾、叫春撒欢。”

文豪不满意地白了赵阿大一眼：“赵经理，你扯远了，唐总问的是性贿赂。”

“对对。其实唐总您刚说的那个‘银弹加肉弹’也不是我发明的。大家都在用，您看看电视上说的那个陈希同、胡长清……我的天，比您玩过的女人还要多，还要上档次。”赵阿大的话匣子一打开，一时半刻便收不住。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唐良生不满的眼神，喋喋不休地大发感慨：“真的，唐总，您说说，那些狗官们弄的钱都上亿了！要那么多做什么？还不是一日三餐、两泡尿。真的，我要是有上个一两千万，准乐得屁颠屁颠的。”

唐良生挥挥手，不耐烦地说：“好了，你可以走了。”

赵阿大并没有听出唐良生话里的不满，他夹起皮包准备离开。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认真地说：“唐总，您这本《腐败论》出版了，可一定要送我一本，还得签上您的大名。”

冯大年的家坐落在城市一隅，一排简陋的砖房一看就是六七十年代的大干快上的产物。屋内虽然简朴却干净整洁，惟一直钱的东西就是摆在低柜正中央的那台十九吋的电视机。

妻子林月茹长得清清爽爽，利落精干。此刻她手脚麻利地做着家务，嘴里不时地向趴在桌子上写材料的冯大年絮叨着：“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想不到第一天上班就遭到经理的调戏。”

“我看你是多心了。”

“我多心了，你知道那狗经理还调戏我什么吗？”见冯大年只顾写字没吱声，月茹提高了嗓门说道，“他说我身段长得好，该有的地方都有了，要是再年轻上个十岁可以去当门迎。”

冯大年放下笔想了想说：“这话好像没什么毛病。”

月茹走到镜子跟前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看了看，不由得眼睛瞪了起来：“没毛病？什么叫该有的地方都有了，这不是调戏我奶大、屁股大嘛，我这‘二大’是给他准备的？”

“你说话能不能文明点。”冯大年皱了皱眉头，给自己的杯子里倒了点水。

月茹凑到冯大年跟前嬉皮笑脸地说：“文明点？这‘二大’不是你给我起的吗？咋，你享受完了就不感兴趣了？”

冯大年早已习惯了妻子的伶牙俐齿，他闪开月茹又坐到桌前说：“行了，不愿意去就不去了。”

月茹叹了口气：“你说得轻巧？我不干活，咱这买车借的钱不得还到猴年马月去。我想好了，跟你学开车，咱俩在工地上两班倒。”

“以后再说吧，先让我把这检举材料写完。”

“检举材料，你检举谁？”月茹警觉地凑了过去，当看清事情原委后，她不依不饶地瞪着眼睛吼道，“烂泥不烂泥关你屁事，人家都不管，你管什么？写检举信，小心挨‘黑砖’。”

冯大年把检举信仔细叠好装到口袋里：“我写的是匿名信，不会有人知道。”